



冉平 著

武 則 天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武则天

冉平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济南

鲁新登字第 3 号

武 则 天

冉 平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25 印张 2 插页 417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0,001—50,000

ISBN 7-5329-1224-8

I·1080 定价:15.80 元

内容简介

唐贞观十六年秋夜，武媚娘第一次受唐太宗“宠幸”，十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女孩一夜之间变成了女人。从此饱尝了宫廷生活的无情和残酷，几次死里逃生。太宗死后她被赶入感业寺落发为尼，受尽欺辱。因怀孕被高宗接进宫中，再次由侍女成为才人、昭仪。她亲手扼杀女儿嫁祸皇后，并击败宰相长孙无忌，终于登上皇后之位。一系列的宫廷斗争险象环生，她与高宗相互依存又恨爱交加。武媚娘以她卓越的政治才能逐渐掌握实权，直到垂帘听政。但因她是一个女人却受到朝臣们和自己的丈夫、儿子的激烈指责和报复。高宗死后，她不得不孤军奋战；废黜太子，任用酷吏血腥镇压，把大唐天下变成了武周帝国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。她因无法排遣极端的空虚和孤独，而整日纵情声色，同时又为了皇位继承人殚精竭虑。最后不得不将亲手建立的武周帝国拱手让给儿子，恢复李家唐朝，完成了她艰辛、传奇、痛苦又辉煌的一生。

小说以武则天的情感历程为主导，描写出一群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，着重表现他们的情感纠葛，生与死、爱与恨、阴谋与野心，读来惊心动魄又耐人寻味。作品多采用了声画结合的描述手法，它既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的一部生动耐读的文学作品，又为喜爱影视和有心影视创作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借鉴。

写在前面

近几年风行女性主义，用国人的话来说九十年代是往女人堆儿里扎，小说、电影、电视莫不如此。一下子涌出许多写大女人、小女人、不同寻常的各样女人的作品。而武则天自然是所有女人中最大的女人。难怪她受到众多艺术家的青睐。还有人说，没有武则天中国的历史将暗淡无光。这话也不为过。且不说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还据说她生得很美，又绝顶聪明，从不因生为一个女子而自卑。这在古老封建的中国实在是奇迹中的奇迹。简直不可思议。当代文人竞相抓起笔来歌颂她或攻击她，把种种不可思议归结为她的狡诈、残忍、淫荡；或把她描写成一位向男权世界报复的女英雄，不一而足，各显其能。一九九三年冬，笔者应邀来凑这个热闹，也奋不顾身地一头扎了进去。但笔者无意塑造一个女英雄，又唯恐把她写成“小女人”。想来想去，还不如从写一个寻常人入手，以其寻常之处写其不同寻常，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揣度一千多年前那个女人的心，才有可能写出一些她的情感经历和内心世界，让一个寻常人的七情六欲在名人伟人身上显出不同寻常。换句话说，伟人和英雄不也都是从寻常人中逼出来的么？毕竟我们是写给寻常人去读去看的。女性主义也好，男权文化也罢，首先得写活一个人。只要为寻常百姓所喜欢，所理解，并且认为这个武则天不同于别个武则天，笔者就算没有白凑热闹，枉费苦

心了。写作期间曾多受陈家林先生和柯章和先生的指点，受益匪浅，特此表示感谢；同时，感谢刘大印先生的热情支持；在此特别要感谢刘晓庆女士，她提出的若干大胆、新颖的设想以及重要情节，使笔者深受启发，更使本书生色不少。

作者

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日

第一章

贞观十六年一个没有月光的秋夜，掖庭宫内一片静谧。一扇扇式样相同的门窗早已绝望地关闭了，倦于等待的宫人们正在梦中领受皇上的“宠幸”。忽然听见一阵“咕咚咚”的脚步声传进永巷……

掖庭宫长九百步，宽二百步，中间一条狭长的巷道贯穿南北，被称为永巷。昏暗的夜色中有几名宦官抬着热气腾腾的大木桶碎步走进永巷深处。所过之处不时地有门窗打开，露出一双双睡意惺忪又好奇的眼睛，尾随着他们的身影。木桶终于停住，“咣当”撞开一扇门，屋里溢出一道融融的灯光。是武才人的寝房。

稚气未脱的武才人被吓了一跳，惊慌地抓住身边的侍女灵儿，灵儿却失声啜泣起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灵儿哽咽着：“我是为才人姐姐高兴的……”

武才人十四岁进宫封为才人已经快半年了，虽然天天盼着皇上宠幸，但何为宠幸她还懵懵懂懂。看着宦官们一张张阴沉的面孔，不禁有些害怕。

宦官王福来挽起袖子，撩起袍襟，上前皱脸一笑：“皇上赐浴，武才人请吧。”

武才人踌躇着向后躲闪，被王福来一把抓住，说：“武才人躲的什么？皇上宠幸的嫔妃才人哪个不是卑奴亲身侍候的？这

会儿卑奴侍候武才人，待会儿武才人还得去侍候皇上呢。到了皇上那儿可不能这样儿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为武才人脱衣解带，动作麻利娴熟。

被剥光衣服的武才人像没长熟的嫩玉米，纤弱的身体在烛光下显得有些可怜。她坐进热气腾腾的浴桶中任由王福来摆布，一瞬间又忘了害怕，像孩子一样玩着漂在水面上的茉莉花瓣。她问：“王公公，怎样才能侍候好皇上？”

王福来“噗哧”乐了：“卑奴不懂。”

“王公公说，皇上会喜欢我吗？”

“看武才人的样儿，卑奴猜皇上准会喜欢。”

“皇上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皇上听说荆州都督武士护的次女生得貌美才召武才人进宫的。”

“可我进宫快半年了，怎么皇上又把我忘了？”

王福来掩住哈欠，嘟囔着：“偌大的掖庭宫里光才人就九个，上面还有美人九个，婕妤九个，还有九嫔：充媛、充容、充仪，修媛、修容、修仪，昭容、昭媛、昭仪……上面还有贤妃、德妃、淑妃、贵妃。莫说才人下面还有宝林三九二十七人，御女三九二十七人，采女三九二十七人……”

武才人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：“皇上怎么又想起我来了呢？”

王福来被问得微微一愣：“那是命。”

窗外传来更鼓声声，已快三更天了。武才人在几个宦官的侍候下出浴，净身，修剪指甲，施粉，点朱、描眉、梳头、更衣……一样样不厌其烦。她端详着铜镜中的自己，不禁一阵出神：“这是我吗？”

灵儿在一旁惊喜地说：“才人姐姐打扮起来就像仙女一般，皇上一定喜欢。”

武才人催促道：“王公公，快点吧，别让皇上等急了。”

王福来应道：“卑奴心里有数儿，三更前伴驾的是徐才人，这会怕还没离开甘露殿呢。”

武才人一楞：“怎么？皇上先宠幸徐才人？”

王福来：“没错儿，三更以后才轮到武才人。”

武才人一脸茫然，有些糊涂了。

夜黑风静，更鼓幽幽。王福来挑着宫灯走在前面，一行人抬着肩舆迤迤而随。武才人心神不安地坐在肩舆上，悄悄地问王福来：“王公公，徐才人比我生得貌美？”

王福来：“卑奴说不准，武才人就别问了。”

甘露殿是皇帝的寝宫，即使没有月光也能看清它雄伟的轮廓。果然，一乘肩舆从甘露殿里出来，肩舆上那个女子神色冷漠，目不斜视，与武才人擦肩而过。

甘露殿内宫灯高悬，香烟袅袅，四周装饰华美，宽大的御案上摆着未批阅完的奏折，御榻前床帐低垂。

武才人进门叩拜，却没听到回应，抬头望去，原来是皇上的龙袍皇冕立在自己面前。她笑了，环顾四周，空无一人。她胆子大了起来，看着龙袍上逼真的绣龙呼之欲出，忍不住伸手去触摸。在她的想象中，穿戴这身龙袍皇冕的天子一定英俊、文雅，举止言语也非同凡人。

忽然传出一声疲惫、沙哑又不失威严的声音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武才人一惊，蓦转头，看见一个男人穿着睡袍走到自己近旁，脸色黑中泛红，浓密的髭须向上翘着，两鬓已有了白发，魁伟的身体站立不稳……诧异之中她忘记了害怕，脱口问道：“你是……皇上？”

太宗突然仰面“哈哈”大笑，那笑声叫凝滞的空气都为之震颤……

武才人惶恐地伏身在地：“臣妾叩见皇上。”

笑声戛然而止，太宗俯下身来，怪异的目光盯在武才人脸

上、身上。他说：“来替朕喝了这盏酒。”

武才人摇头：“臣妾不会……”

太宗把酒抵在她嘴边：“朕要你喝！”

武才人只得屏住气一饮而尽，顿时呛得涕泪齐流……

太宗将武才人拽到自己胸前：“你，看着朕！”

武才人睁大充满泪水的眼睛：“皇上……”

太宗：“你说，朕……老了吗？”

武才人点点头又摇摇头。

太宗又厉声道：“你怎么不懂得为朕宽衣？”

没等武才人开口，太宗便一把拎起她抛进宽大的御榻……

武才人两眼是泪，什么也看不清了，像一只被逼在绝境的小兽在无力地挣扎。只觉着天旋地转，身体被一层层的剥开、撕裂，禁不住“啊——”地一声惨叫，一口咬在太宗赤裸的肩膀上……

泪水渐渐干涸了，眼前又浮现出太宗的面影俯在她脸上，他问：“告诉朕，你叫什么？”

武才人透不过气，说不出话来。

太宗说：“你的面目如此姣美，朕就赐名你叫媚娘吧。”

黎明。天边滚过闷闷的雷声……武媚娘被送回永巷的寝房中，她躺在床上，发髻散乱，脸上的粉黛朱红也都混作一片，模糊不清。好像身体也不是自己的了。

灵儿兴奋又好奇地问：“才人姐姐，你看清了吗？皇上他长得什么样儿？”

武媚娘失神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天花板，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笑容：“皇上长得……威武极了，胡子能挂住弓箭，身子……像一座山。”

灵儿：“皇上喜欢姐姐吗，皇上跟姐姐说了什么？”

武媚娘：“皇上赐名我叫媚娘。”

灵儿沉思地说：“我就知道，皇上一定宠爱姐姐。”

“灵儿，天快亮了吗？”

“该亮了，今儿是阴天。”

“外边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是打雷呢，要下雨了。”

雷声远远传来，一阵响似一阵，有雨点打在窗棂上……

灵儿还在说：“说不定明天皇上还会宠幸姐姐。要是生个皇子，没准以后能作娘娘呢……”

“灵儿，给我揉揉背，我想睡了。”

雨点“噼噼叭叭”地打在窗棂上……武媚娘任灵儿揉着酸痛的身体，闭上眼睛。她困极了，心里却异常的清醒，忽然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……父亲武士彠有了长女之后很想要一个儿子，却又生了她。六岁那年父亲把她打扮成男孩模样请名噪京城的道士袁天纲看相。袁天纲看后对父亲说：“小公子生得龙睛凤目，日角龙颜，此乃伏羲之相……可惜是个男孩，若是女孩，将来必可君临天下。”以后父亲就把她视作掌上明珠，百般宠爱。可惜三年后父亲亡故，临死前又把这段话告诉了她，让她记在心里。若不是今夜的宠幸，她真的把这些话给忘了，现在她摸着自己鼓胀酸痛的胸脯重新想起了这些话。仿佛一夜之间忽然长大了，长成了一个女人，一个真正的女人。

窗外“嘎啦”一声炸雷，闪电骤然照亮武媚娘的面孔，一张美丽、成熟的女人的面孔。

纷纷的雨点打在两仪殿前雕龙的汉白玉台阶上，溅起濛濛水花……

太宗坐在两仪殿里，听着门外淅淅沥沥的雨声，闷闷不乐地翻阅着一部《女则》。《女则》是长孙皇后亲自撰写的关于如何作女人的书，可惜她活到三十六岁就去世了，只给太宗留下三个儿子和这部书。长孙皇后活着的时候，为防止外戚专权，连

自己的兄长都不让入朝为官。对夫君百般谦恭，对儿女严加管教。

她死后，太宗十分思念，一直没有再立皇后。将其兄长长孙无忌召进宫中作了太尉，对那三个嫡亲皇儿更是骄纵有加。渐入老境，甚至对朝政都厌倦了，即使整夜纵情声色，也不能排遣心中的空虚和烦闷。每当这时他就分外思念长孙皇后。

长孙无忌在身后说：“都这么多年了，陛下何不再立一位皇后呢？”

太宗放下手中的《女则》叹息道：“只怕天下再没有长孙皇后这样贤德的女人了。可惜她早早离我而去，听不到皇后的劝谏就像失去一位贤臣。她留下的这部《女则》朕已看过三遍了。”

长孙无忌：“臣虽为皇后兄长，为避嫌举亲，多年不得进朝。皇后的言行可称为百代妇女仪范。”

太宗愁闷地说：“可惜三位皇子都不像他们的母亲。近来太子承乾行为放纵，奢靡无度，辜负朕的厚望，朕想将四子泰儿接进宫来……”

长孙无忌：“太子本来对魏王泰满怀戒心。陛下这样做必然使二位皇子争斗起来。为皇位兄弟残杀的事古来有之。”

太宗愤然道：“莫非朕要死了吗？”

长孙无忌惊愕，忙低下头：“圣上龙体健康，臂力过人，徒手拧断牛角也不在话下，臣是说更换太子，事关重大……”

太宗烦躁地：“那按国舅的意思，朕该怎么办？”

内侍传报：“谏议大夫魏征觐见皇上。”

魏征进来，身上已被雨水溅湿：“臣魏征叩见陛下。”

太宗忙起身：“免了免了。给老特进赐座。”

魏征：“谢陛下。”

太宗：“朕不是说今日免朝了吗？老特进大清早又冒雨进宫，有什么要事吗？”

“老臣半夜做了一个梦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老臣梦见大唐社稷顷刻瓦解，心中一惊，一夜未睡。”

太宗不悦地说：“朕以为几日不见，朕又有了什么过错。”

“皇上还记得贞观十二年，老臣和房玄龄的争论吗？”

“你说创业难是守业难？”

“对呀，记得当年皇上说房玄龄讲创业难，是因为他与皇上身经百战方得天下，征说守业难是因为征与皇上安定天下，深感骄纵奢侈是祸国之源……”

太宗打断他：“老特进是想说东宫太子之事吧？太子任性胡为，朕正为此烦恼。四子泰儿倒是持重好学，朕想把泰儿接进宫来，老特进以为如何？”

魏征：“皇上所虑极是，天下人都知道皇上偏爱四子魏王泰，可是废长立幼于理不合呀！太子承乾不正是为此才自甘颓废吗？”

“那依老特进的意思呢？”

“皇上应多安抚太子，除去顾虑，再重赏左右庶子，直言劝谏，要太子殿下珍重大唐社稷，收敛妄行，让天下人安心。”

太宗微微一笑：“老特进与朕想到一起去了。眼前能教诲太子之人只有德高望重的老特进了，朕要老特进到东宫为太子之师，天下人总该放心了吧？”

魏征一怔：“要老臣作太子之师？”

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。第三天的清晨王福来携一名捧着托盘的小太监兴冲冲走进永巷，到武媚娘门前喊道：“武才人接赏——”

永巷中许多宫人探出脸或走出门外张望。

武媚娘迎出门来：“王公公。”

王福来：“给武才人道喜了。”

武媚娘忙施礼：“才人武媚叩谢皇上！”

王福来一笑：“我没猜错吧？”

小太监呈过托盘，掀开黄缎，露出一些小件的珠宝银饰。

武媚娘：“请王公公屋里歇歇，再走不迟。”

王福来进屋，武媚娘从盘中取出一枚玉珠塞给王福来，施礼道：“王公公辛苦，日后还请多多照应。”

王福来举起玉珠对着日光端详：“武才人如此大方。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他看看武媚娘说，“两天不见，武才人就像变了个人儿。”

武媚娘：“王公公待我这么好，日后皇上凡有赏赐都少不了您一份。”

王福来咧嘴笑了：“叫你说着了，卑奴已承旨，今儿晚上甘露殿陪驾的还是你，武才人。”

武媚娘微微一怔，神色忧喜参半。

忽然窗外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喊和责打声。

武媚娘对灵儿道：“去问问怎么回事？”

王福来道：“不用问，那个小采女有不敬皇上的话传到卑奴耳朵里，正责令杖打呢。”

灵儿听不下去：“打死了怎么办？”

王福来：“打死了抬出去。死不了就作婢女，谁让她得过一次宠幸就不把卑奴放在眼里？”说完冷冷一笑，“武才人，卑奴告辞了。”

王福来走了。武媚娘和灵儿面面相觑。听得那哭喊呻吟一声弱似一声……不一会儿，见那冷面宦官持杖从门前走过。后面几个小太监抬着锦被包裹的尸体，被筒里有长长的黑发垂在外面。

东宫是皇太子生活居住、学习朝政的地方。明月初升，东

宫庭院内篝火熊熊，两队装扮成突厥武士的士兵持竹矛、毡甲对阵而立。

太子承乾在饮酒观战，已经喝得半醉了。他喊道：“杀呀，给我杀呀！”说着抛下酒杯亲手擂起战鼓……

两队卫兵呐喊着对打起来……

承乾兴奋得几近癫狂：“杀呀！要动真的，谁看你们这些花架子！”说着扔下鼓槌，拔出佩剑冲入人群，左挥右砍，士兵们躲闪不及，顿时发出几声惨叫。

人们惊呼：“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！”

承乾笑道：“还有哪个说我不如父皇？”

夜晚，甘露殿内灯光融融，门廊窗下的宦官们木桩一样肃立着。

武媚娘进殿叩拜：“臣妾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。”她的声音十分娇柔。

太宗正烦躁地踱步，回过头来问：“你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武媚娘：“臣妾姓武，叫媚娘，名字还是皇上亲赐的呢。”

太宗走近前来，苦笑道：“喔？朕倒忘了。武媚娘，这个名字好哇。”

“臣妾叩谢皇恩。”

“你抬起头来。”

“臣妾不敢。”

太宗笑了：“朕还没有好好看看你呢，抬起头来。”

武媚娘抬起头来，迎着太宗的目光。

太宗：“朕早就听说荆州都督武士彠有个绝色女儿。”

武媚娘：“亏得皇上还能记得臣妾。”

太宗：“上次你把朕的肩膀都咬破了，朕怎么能忘了你呢？凭这一点就能治你死罪。”

武媚娘看着太宗，面无惧色。

太宗端起她的下颏：“你不怕朕吗？”

武媚娘：“怕有何用？”

太宗哈哈大笑：“好！只要你好好侍候朕，朕以后要加倍地宠幸你。现在你为朕宽衣吧。”

武媚娘为太宗解开衣带，露出赤裸的胸膛，胸毛毕现。

太宗热辣辣的目光在武媚娘身上巡视着……

又是一阵鼓声传来。

太宗突然大怒：“哪里的鼓声！”

王福来应声进来：“是东宫太子又在擂鼓演兵取乐。”

太宗：“孽子！你去给我看看他在如何放肆！”

王福来应声退出。鼓声依然在响个不停。

太宗一脸怒气未消，转过脸来看武媚娘：“你还愣什么？”

武媚娘吓了一跳，伸手继续宽衣。

不耐烦的太宗猛然间一把拦腰拎起武媚娘，把她抱进床帐……

魏征知道皇上让他作太子太师，一方面是堵了世人的口，另一方面也是堵了他自己的口，他若管教不好，还有什么可说？

此时东宫庭院内正鼓槌跳荡，篝火熊熊，酒宴正酣。达官贵人。僧人道士，市井无赖，一片乌烟瘴气。

小婊童称心衔起一粒葡萄送到承乾口里。众人大笑不已。

一幕僚说：“恭喜殿下，皇上圣旨，东宫的花销不予限制，又派老臣魏征作太子之师。看来皇上没有另立太子之意。殿下可高枕无忧了。”

另一幕僚说：“即使皇上没有变心，但魏王泰为人狡诈，也不可不防。”

承乾点点头。

有人报：“禀殿下，太师魏征求见。”

承乾挥挥手：“叫太师歇息，改日再见。”

说话时魏征已然走进殿中，他那一身朝服满面银须与周围的气氛不谐调。殿内一下子沉静下来。他上前施礼：“老臣魏征叩见太子殿下。”

承乾推开身边的变童：“罢了罢了，老太师诲人不倦，我愿洗耳恭听。”

魏征起身，环顾四周，只好“唉”地叹了一口气。

天上乌云遮月。王福来提灯引路。肩舆跟在后面。王福来问：“才人准是累了吧？皇上虽说到了天命之年，还是满身使不完的力气。今天才人要能留下龙种，来日没准儿能作了娘娘呢。”武媚娘疲惫地说：“托王公公的福。皇上有多少皇子了？”

王福来：“现在有十二个皇子，光长孙皇后的儿子就有三个，太子承乾，魏王泰和晋王治，这就搅得皇上不得安宁了。”

“当皇上老有那么多烦心的事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

“王公公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看皇上会喜欢我吗？”

王福来：“你这小模样儿，连我这去了势的废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，何况皇上？”

武媚娘：“王公公说笑话儿，以后皇上若真忘了我，就请王公公提个醒儿。”

“就怕以后还得武才人多多照应卑奴呢。”

“我？”

王福来：“这还用问吗？头一回皇上先召徐才人，后半夜才轮到武才人，可如今呢？皇上只宠幸武才人一个了。”

媚娘：“皇上不喜欢徐才人了吗？”